

不是“两只老虎”，而是两只蝈蝈。

枕下有两只蝈蝈，一为冬蝈蝈，一为秋蝈蝈。

冬蝈是朋友一个月前送我的，还郑重说明，我这蝈蝈可是立冬那天孵化的，只有立冬孵化的蝈蝈才叫冬蝈。寿命特别长，可以活过春节，此前我已蓄有一只秋蝈蝈，至此也不嫌多，养两只也是不养。但从此就有了比较，发现冬蝈秋蝈贤与不肖，差异很大。

冬蝈首先吃相不佳，喂它毛豆和玉米都不吃，只吃面包虫，挑食，这可不好，修道之人少吃荤，是谓“定性”，便于入静，冬蝈则不然，荤吃多了，就躁动，成天在笼内一刻不停地攀爬，很没风度；秋蝈不挑食，给什么都吃，荤素搭配均匀，举止淡定沉静。

当然，论颜值，冬蝈比秋蝈高很多，羽色翠绿，胸

腹俊爽，而且叫声清亮。秋蝈呢，羽色深褐，胸腹老熟，叫声苍劲迟涩，像个老农。

外表也罢，父母给的，无法选择，兀那冬蝈的叫声令我欢喜，一个“谀”字可以概括了它，为了讨得人们的注意，它可以不停地叫唤，“清亮”也成了轻浮，那是一种扁平的、连续的、没有节奏、没有抑扬顿挫的聒噪，跟夜一样漫长，所谓“文章满天飞，质量很残废”，开始还以为它毕竟年轻，荷尔蒙旺盛，应原谅它的过度奔放，后来不对，一个多月下来，白天黑夜都如此，“织、织、织、织……”任何电话进来都可以听到这经久不息的背景噪音，才觉得那是它的德性。

一种声音，持续地单

调地没有想象地地重复着，你说烦人不烦人！

或曰，养蝈蝈不就为了欣赏它的叫声么？错，无论人还是虫，“分寸”最重要。过分热情，过分“卖力”，过分主动，都令人不适，尤其当你不分昼夜地聒噪时，你所倾诉的对象其实已经对你审美疲劳，所以，每当冬蝈夏雨般的聒噪包围我轰炸我时，那秋蝈的凝涩雄健的短暂叫声反而格外令人激灵，以至于花甲如我也穿过弹雨、穿过广袤的梦境去“睡”它，如同老蟾吟秋，如同锈锯割藤，如同葛帛新裂，如同麒麟童之沙哑、苍凉、粗粝、老辣的喷口，听了浑身松爽，大热天一大碗爽心应口的老白茶，江心一划数峰青，古人为什么说“好雨知时节”呢？大田庄稼极其干渴的档口，豪雨来了。古人谓“过多”为“淫”，不当的，过多的降雨叫“淫

雨”，一如入冬后的连绵阴雨，谁会喜欢呢？

“谀”也罢，“淫”也罢，冬蝈的心底未尝不是善意的，就像我认识的一位老同志，总是过于主动地向年轻人提供经验，结果大家见他都躲，觉得他时时处处地“刷存在感”，你说冤也不冤。

又如家务，每每我大小杂务统揽，而且持续性地埋头苦干时，就是家人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之日，反倒长期荡荡吃吃，拱手而治，偶尔“卖力”一次，家人会感佩得热泪盈眶，夫子有言“不愤不启”，对方不需要，你就不需要主动，当别人需要时，你及时施援，这叫“及时缝一针，可以省九针”，难道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那蝈蝈，居家我把它们空调下供着，出门则将其贴身揣着，体温供着，到什么地方都是惹人惊喜的，夜一样漫长的长鸣。

有谁知道，我最期待的恰是那一声“沙哑、苍凉、粗粝、老辣”的喷口呢。



爸爸留下的老打字机

黎锦

我还在北方小城上大学时，有一年寒假，爸爸出差北京，拎回来一个方盒子。这方盒子看上去有点重量，爸爸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书桌上，对我说：这是打字机。此前，我只在电影中看到过有人用打字机打字，但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它，还是第一次。

爸爸打开黑色的盒子，触摸着里面黑色的键给我看：ABCDEFGHIJK。啊，竟然还是英文打字机！“对，还是兄弟牌的呢！”爸爸像是得了宝一样，伸出一根手指敲了几个键，示范给我看，说：“你好好练打字，练会了将来或许可以当个英文秘书。”那时我不是很喜欢所学的工科，爸爸恨铁不成钢，可他也知道我大了，要尊重我的想法，他想为我多想条出路。

开初我对练打字还是蛮认真的，爸爸每次看到我坐下来准备练习了，就赶紧凑过来把那本书帮我摆好，其实，我知道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给我“施加压力”。

我按照书里教的方法，先熟悉中间一排的几个键“ASDF”和“HJKL”，再向上下两排键扩展出去，当着我爸的面“勤学苦练”那些指法。然而没多久就发觉实在是枯燥，正好有同学找我，约我出去玩，我巴不得呢，溜之乎也。若爸爸不在家，我是绝对不想起来碰它。若逢我和爸爸都在家，他不拿眼睛弹我，我绝对不会主动想到“该练练打字了”。后来，爸爸懒得再给我使眼神了。常常，我从外面玩回家，见他正用“一指禅”在打字机上打自己用的文件，边叹气边恨恨地敲着，对我说：唉，你自己不学，将来找不到工作可怎么办。这么说着，一行字打满了，他用力压下换行的扳手，那吱吱嘎嘎的声音明显都是对我的不满。

可我觉得我很冤枉呀，用这玩意打字实在乏味，对年轻好动的我来说，无疑是种禁锢；加之敲键还需要手指用一定的力量，为此爸爸很是看不惯我留的长指甲……可是说来奇怪，等到多年后我学会了在电脑上用五笔字型打汉字后，竟然无师自通地会盲打英文了。而且，我的工作也未如我爸担心的那样悲观，我虽没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英文秘书，却做了多年的英文翻译，在电脑上打起英文来不要太快哦。只是爸爸没能看到我如今在工作中独挡一面的样子。10多年前，我刚拿到中级英文翻译的职称不久，他就去世了。

我很是怀念那台老打字机。它被留在父母退休前工作过的北方那所工厂家属区单元楼的老房子里，每天静静地迎着日升日落，光阴流逝。老房子里留有的许多老物件中，我最喜欢

品扔了过来。接下来，导游又出了两条谜，没想到还是被我拿下。起初我是抢答，后来不好意思，我只能等大家猜不出了我再回答。导游似乎也不服气了，说再来几个难的，结果还是全军覆没。记得那一次丁老师是坐在前排，而我和童孟侯则坐在大巴的最末排，最后，导游袋中的布艺奖品全部由童孟侯代收了。

丁老师其实是诗词楹联的专家，对灯谜也饶有兴趣，下车后他便与我探讨起谜话来。可能是为了试试我的谜力深浅，丁老师又出了一条字谜让我猜。我仿佛迟悟三十里，行了一段路后把答案告诉了他，丁老师欣然颌首，似乎我已通过了他的考试。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丁老师就拿出了他手写的几页稿纸，交给了编副刊的许平。原来当晚他回到房间，兴之所至，居然不顾旅途之辛劳，利用睡前的间隙，竟然就挥成一篇《猜谜》。尽管一篇千余字的文章，其中对我颇多夸



陪读考证妈你当不当？

现在小孩子上学，基本是一人读书、全家出动。这不，有一位叫李姜华的年轻妈妈陪娃写作业，自己顺便考出了教师资格证书。

李姜华同许多妈妈一样，当孩子面临入托、入学之时开始了烦恼，但她不想单督导，她要女儿学得好，就全心全意地配合女儿学习。比如说写字，她会找来钢笔书法字帖，一笔一划认真地练习，呈现在女儿面前的示范就有型有范，女儿就不敢随便写，因为“妈妈的字体比老师的还要漂亮”。每天女儿做作业时，妈妈就捧起书陪女儿一块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教学法规一切从头学起，试题一遍一遍地练。结果，妈妈拿到了教育局颁发的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陪读读书的家长数不胜数，专心投入一起学的就少了，能考出证的人更少。这种人各行各业还真能找到，倒是令人敬佩。

我记得1990年代采访全市小学生国际象棋比赛，去了几日认识了一些家长，其中一个小女孩拿到某年龄段的冠军。过了几年，小女孩上高中、大学，父亲也当起了教练，开办国际象棋培训班，还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另外一个采访过的小朋友家长同样成了教练，只不过范围小些。他们的孩子当年学棋时，国际象棋比较冷落，而当他们陪孩子学陪成了教

练，国际象棋已经家喻户晓了。

中国爸妈对孩子教育的身体力行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且不说金钱的投入，仅教孩子的心累也是难以承受的。有父母就表示：陪娃写作业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就像每天都要打两份工，太累了。有一个爸爸说，陪儿子写作业到五年级就心梗住院，做了两个支架，想想还是保命重要。估计大多数人都吃不消。

传统的观念是：拒绝帮孩子们做作业，因为我在教他们什么是责任。

有报道称，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父母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其实这也是很多父母抱怨的地方，也有父母想轻松地养育孩子，但在大环境下被逼成“同类”。

那两个教练父亲，孩子最终并没有成为他们原来期待的优秀人物，泯然众人矣。

参与过多的中国式父母，效果如何难以定论。而古今中外，但凡优秀之人，都是有见识有眼界的人，而这些见识和眼界都来源于孜孜不倦的阅读。如果社会上都能减少陪作业，增加孩子阅读量，孩子知识广阔能力丰富，当父母的应当比拿到证书还高兴吧。



文人的趣味

那时，丁老师和我都是上海楹联学会的成员，当然，他是会长。不过自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稍近了一层，但仍然没有单独的联系，只是偶尔见面时能多聊了几句，交流一下互相读到的绝妙联语等，可惜那样的美好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知珍惜的其实就应该是每一刻的当下。如今丁老师的背影已渐行渐远，虽然我也错过了更多向他请益的机会，但那一段的亲近美好，则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总是怀念并记住这么一位随和的文化老人，而不是一位会长。

一个人的读书量和知识面却有很高的要求。过去的文人饱读诗书，许多灯谜都以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的句子来作为谜面或谜底，胸中若无万卷，简直寸步难行。文人间诗联唱和，引以为乐，而谜语中的巧思和别解，又往往给沉湎此道的文人带来无穷之乐趣。如有一联：“远树两排山倒影，轻舟一叶水平流”，打一字，答案是“慧”。谜面对联写景，谜底却以汉字独有的造型，完美诠释了谜面的画面。读之颇令人叫绝。



水彩写生 周宪法

闭上眼睛，我仿佛感觉自己依然在那片大湖里游荡，野鸭扑腾地展开翅膀，惊叫地朝着远处飞去；那些在一般湿地难得一见的水上柳树林，一片连接一片，扑面而来；湖水低浅处，裸露出覆盖着水草的土丘，那是昔日的湖底土坎。如今，水枯了，曾经湮没于湖底的土坎和附生在上面的水草，一一显露出来。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片片漂浮在水上的绸带。不过，在冬夜里，这些水草的颜色已非青碧，而是呈现出一种撩人的红褐色。

游船慢慢朝着大湖的中心驶去，一路上，不时有大大小小

逍遥仙山湖

李美辛

江浙皖三个省。

但我们坐在游船上，根本分辨不出苏浙皖风貌有何区别。偶尔，游船驶近堤岸，能看见堤岸上的人和一畦一畦的菜园，掩映于蓬蓬松松的茅草后面。说茅草其实是错的，因为那是一些茂密的芦苇，由于长势旺盛，又由于与我们的游船隔着一段距离，乍一看，还误以为是一些没人收拾整理的茅草了。

在这仿佛仙境一般清丽的仙山湖上，那一畦一畦的绿色

七夕会

菜园、那黄褐色的芦苇，再加上红瓦屋顶的农舍人家，组成一种似仙亦俗的意境。又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在这水天一色，浩瀚无际的仙山湖上，别有一番情趣……

因为是冬季，偌大一个仙山湖，只有我们一条游船在转悠，四野寂寂，绝无人迹。虽说风很冷，但空气清新，直透肺腑。船行之处，不时有被我们船惊起的各种飞鸟水禽，从那水草丰茂的土丘里扑腾着翅膀，鸣叫着高飞远去。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南宋词人李清照笔下“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那种意境。这实在是一种很奇妙、很难得的体验。

仙山湖很美，这种美，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大美，或者说自然美。大自然不会伪饰，天空明净，水流明澈，生存其间的飞鸟水禽，以及树木花草，自然呈现出一种与之相协调的和谐之美。再加上冬季人迹罕至，更少了一份往日的喧闹和喧嚣，呈现在视野里的一切，皆是自然景观、自然之物……

船行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游船回到码头。返身回望，但见烟波浩淼的仙山湖，此时已被一层淡青色的烟霭笼罩，看不真切了。

旅游